

書名 春秋左傳註疏六
 十卷 (十三經註
 疏所收)
 撰者 晉 杜預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五十五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 唐
 索書號 貴重 1
 編號 A 297200

卷五十五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陸德明釋文

春秋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
 之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
 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
 正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云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7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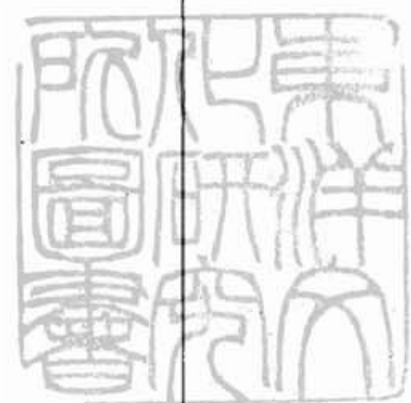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038 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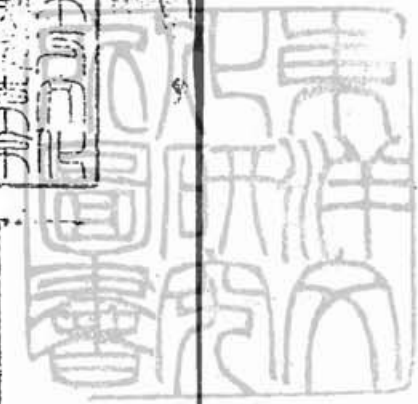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疏卷第五十五

定五年 盡九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註無傳

夏歸粟于蔡註蔡為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註為至

之粟。正義曰公羊傳曰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雖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亦然賈逵取彼為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杜以傳文唯言周亟祿無資自解魯歸粟之意不言諸侯歸之諸侯或亦歸之要此經所書其意不及

諸侯故顯而異之言魯歸之粟

於越入吳註於發聲也註於發聲也。正義曰公羊

於越入吳

於越

者未能以其各通也越者能以其各通也其意言越與於越立文不同事有褒貶左氏無此義越其意言越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無傳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閔馬父

之言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力反注

同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

季氏邑○行下孟反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

璜璠斂璜璠美玉君所佩音煩又方煩反斂驗反

璜璠至所佩正義曰案說文云璜璠魯之寶玉璜璠是一玉各說文又云璜美玉與璠璠異也

昭公出奔之後平子攝行君事入宗廟佩此玉陽虎以平子嘗佩此玉故將以斂之仲梁懷不與明此玉

是君所佩也君之所佩故為美玉也玉藻云公侯佩山玄玉此當時所佩未必是山玄也玉藻又云古之

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鄭玄云徵角在右仲梁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

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

季孫行君事佩璜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

步則亦當去璜璠○去起謂行也玉藻云君與尸

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玄云尊者尚徐接武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是君臣步不同

也臣藻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為君行佩君玉及定公立季氏復臣位故步玉皆改矣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

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為

君不欲使僭同洩息列反潛子念反注疏彼為君○

臣謂季氏為君故注云不欲使僭既葬相子行東野相子意如子

李孫斯及費子洩為曹寧逆勞於郊相子敬之勞仲

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相子行輕慢子洩力報

反下同從才用反下從父昆弟皆從王並同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行逐懷也為下陽虎囚相子起○申包胥以秦師至

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也

千五百人乘繩證反注同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

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後會之大敗夫槩王于

沂沂皆楚地依反吳人獲遠射於柏舉遠

射楚大夫射食亦反又食夜反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

忽反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楚地秋七月子

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

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號夫槩奔楚為堂谿

氏傳終言之谿芳弓反下同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

又敗吳師吳師居麋麋地名子期將焚

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

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申言不可并焚暴步子期

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

楚則祭祀不廢歆許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

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囚闔閭罷闔閭與罷請先遂逃歸與罷楚大夫請先

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

闔音因與音餘又作與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

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

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葉特

如字又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乙亥陽虎囚季

栢子及公公父文伯文伯季栢子從父昆弟也陽虎

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公父而遂仲梁懷冬

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已丑

盟栢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誚逐公父

歆及秦遄皆奔齊歆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

傳言季氏之亂詛莊慮反歆昌楚子入于郢

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脾婢支反洩息列

反王之至脾洩。正義曰王之在隨也國內無王○子西以民無所依恐其潰散故偽為王之車服

以安道路之人國于脾洩之地於時子西蓋假稱王矣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

使由于城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

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厚焉○

弗知。正義曰子西問由于所築麋城高厚幾何由于不知董遇云問城高厚丈尺也本或有大小者涉

下文而誤耳。不能如辭。正義曰敢為不敢如為不如古人之語然也。雋二十二年傳云若愛重傷則

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焉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曰固辭不能予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

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

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

賢臣也○袒○城不至何知。正義曰王肅斷小大音但○何知為句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

張免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能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

引辭為文小大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

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大叔子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無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稱行人言非其罪。犂力。今反又。

力之反

冬城中城無傳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偽反。為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無傳何忌不言何闕文鄆。

貳於齊故圍之。音運。季孫至周。鄆。正義曰。鄆是。魯邑。輒曰。圍之。必是。鄆邑。叛。

也。三傳並無其事。不知何為。而。叛。明年。齊人。歸。鄆。是。叛。屬。齊。也。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

晉討鄭之伐胥靡也晉靡周也。也。周儋翻。因。鄭人。

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取匡

不書歸之晉為于偽反。注同。正義曰。下注云。鄭。儋。丁。其。反。翻。音。篇。此。獨。云。胥。靡。者。此。時。

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而此獨云胥靡者此時

須顯侵鄭之意故言討鄭之伐胥靡畧言之也但鄭

故傳文乃逆指下事為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

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

使得罪於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彌子瑕衛嬖大夫豚杜孫反。變必計反。公叔文子老矣

子公孫發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

難君將以文之舒罪衛文公之罪。難乃。成之。昭。

非禮也。下云效小人以棄之，即云天將多陽虎之罪。則公叔文子知此出入衛門，是陽虎之計，非魯公使然。尤人謂之陽虎也。文之至昭非也。正義曰：賈逵云：舒罪，罪名昭非寶龜。杜依用之，蓋衛文公鑄此鼎也。其名曰舒，不知其故。成之昭非，成公新得定之。鑿此龜，蓋以灼之，出兆非。兆文分明，故名為昭非。定之鑿

鑑。鑿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又蒲官反鑑古暫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質為質求

納魯昭公。致注同。此群臣之所聞也。余將以小怨蒙

德。蒙覆也。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

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若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夏李栢子如晉獻鄭俘也。

獻此春取匡之俘。夫反。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

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栢，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

卿報晉夫人之聘。同。強其丈反。注。正義曰：聘禮者

諸侯使卿聘鄰國之禮也。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

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一使

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夫

人嘗有聘魯者矣。禮法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

聘者亦為晉君來聘也。經無其事，蓋遣大夫來聘，名

氏不合。見經故略之也。不言報晉君，唯言報夫人者

大姒音似。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

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若姑待之，若

何乃止。止不伐魯師。夏李栢子如晉獻鄭俘也。

獻此春取匡之俘。夫反。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

報夫人如晉獻鄭俘即亦報聘晉也相子報聘即亦得
報夫人也但陽虎欲困辱三柏又欲求媚於晉既使
相子報聘晉君又別遣正卿報晉人兼享之賤
夫人所以困辱三柏而重晉禮也晉人兼享之賤

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又復扶魯至

滿書○正義曰若相子特為獻俘懿子專為報聘則

經當兩書如晉不合共文晉人亦當兩設享禮各待

一客今乃相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則似共為一使

若賓與介然後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為設禮

傳言此者明經所以不備書也不備書謂不各自立

文兩書如晉也若然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

齊亦是經不備書而怪此不備者彼傳言惠公立故

且拜葬也則是魯命二卿令行兩事雖各有所主

而受命俱行故宜共文書之此則相子獻俘并亦報

聘一卿足以兼之懿子不須行矣陽虎強使之行乃

是從後而去時不同受命宜當別書如晉上為晉

人所賤故經不復備書正以傳言強使懿子報夫

之幣知相子報晉君矣傳言兼享之知其不應兼

以此明二人不同受命宜應別書畧而不備書耳

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

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國稱先君

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孟孫至先君之意不

為陽虎求官欲使晉人知陽虎專權為國所患言若

不得君魯而息肩於晉示已知陽虎必將作亂而出

奔也中軍司馬晉國大夫之最貴者為此官似若

欲使晉厚待之然令晉知其情耳諫言有知皆是普

辭稱先君以徵其言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國
似若欲晉必從之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
孟孫知其驥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三以與公言告之使所史反陳寅曰必使子往他

目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

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多門往必有難

故使樂祁立後而行說音悅難乃唯君亦以我為

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

為後溷侯温反趙簡子遂而飲之酒於繇上獻楊

楮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

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曹禍弗

為也也然子死晉國

必得志於宋以其為國死范處

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

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于怒祁比趙氏經

所以稱行人疆居良反使所吏陽虎又盟公及

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傳言

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作亂起亳步各反

其俱反音甫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姑猶周地

音由一音音由一音辟僖之亂也為明年單劉逆王起

善音由一音音由一音音由一音

經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音咸衛地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音咸稱行人非使人之罪

○使所齊侯衛侯盟于沙音咸結務會也陽平元城縣

吏反東南有沙亭○沙如字又星和反

大雩音雩無傳過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音西夏國佐孫

九月大雩音雩無傳過也音西過也音西正義曰案西賈遠

言旱以此傳無旱文故謂之過如賈之有雩旱可知不須發傳若然照

何須發傳言旱甚也非也蓋時有雩

旱故傳不言旱未應合雩注杜云過也

傳七年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音栗儀栗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君之以盜為政音政鄆陽關皆魯

邑中二於齊齊今歸之不書虎車之音車仲反音四夏四

月單武公音武穆公子劉桓公音桓文公子敗尹氏于窮

谷音谷尹氏復黨僖翩共為亂也音復扶音扶○秋齊侯鄭

伯盟于鹹徵會于衛音衛徵召也衛侯欲叛晉音晉屬齊

鄭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

結以侵我註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

質註質即沙也為明年涉沱按備侯手起○瑣素果

對反○瑣素果齊國夏伐我註齊叛晉故曰虎御季栢子公

欽處父御孟懿子註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斂

力檢反又音廉或音慮點反將宿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

註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南許處父曰虎不

圖禍而必死註而女也○女音汝處父至必死○

○正義曰齊人設謀待魯若入其伏內是為禍也虎不謀此苦夷曰虎

陷二子於難註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苦始占

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註傳言陪臣強能

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註不待有司○正義曰言不

殺女也虎見二子以註持掌刑戮之有司余必自

此言懼之乃還不敗○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途

王于慶氏註慶氏守姑蘄大夫晉籍秦送王已巳王

入于王城註已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註無月○已至

義曰此年經傳曰少上下無可考驗杜館于公族黨

氏註黨氏周大夫音掌而後朝于莊宮註莊王廟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註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

侵齊無傳

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無傳

曹伯露卒無傳四年盟臯鼫鼫由鼫四年盟臯鼫又反鼫。正義曰

露以昭二十八年即位三十二年諸侯之大夫盟于狄泉魯曹俱在時以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書于經杜蓋以此故不數之四年盟臯鼫四年二月陳侯吳卒其年盟于臯鼫自爾以來唯有此盟耳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

縣東北有瓦亭。國夏戶雅反年未注。同瓦。顏寡反燕音煙。公至自瓦

無傳

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無傳四年盟臯鼫柳卒。反本或傳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兩事故曰遂

葬曹靖公無傳靖公。正義曰益法共以解曰靖

九月葬陳懷公無傳三月而葬速懷公。正義曰益法慈仁短折

懷曰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無傳結叛晉曲濮衛地音卜濮

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

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疏

正義曰傳言順祀

是從為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齊僖公升僖於閔
上閔先為君退在僖下是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
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唯
閔僖耳齊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
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
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
齊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齊僖公之文故得畧
言從祀至於齊僖公文無所繫不知逆祀何公且見
是親廟不可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言齊也然則此
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相宮僖宮災彼亦親盡言相
僖者彼據災之所在須指
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

盜竊寶玉大弓

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

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見賢。音黃。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

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李氏之宰也李氏之宰則
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李氏李氏專魯
國其說將殺季氏亦與左傳大同春秋之例再命之
卿始得名氏書經陽虎季氏家臣以賤名氏不見故
書曰盜盜者賤人之稱也此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
寶歷世掌之故自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為夏后
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公羊傳曰
寶者何璋制白弓鑄質龜青純彼不知魯有先王分
器繆為言耳且所盜
無龜知其並是妄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門士皆

坐列。言無關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

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強。音均。

稱尺證反云量者倫合升斗斛也本起黃鐘之倫
強其丈反云量者倫合升斗斛也本起黃鐘之倫
以子穀拒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倫合倫為合十合
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
鈞石也本起黃鐘之重一倫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
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
權謹矣由此而言倫之所容重十二銖合倫為合兩
之為兩則合重於兩斗重十兩斗重百兩斛重千兩
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為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
為重兩斛八十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未為疆矣而
魯人傳而觀之故杜以爲古稱重故以爲異強計古
稱亦準黃鐘之重爲之而得重於今者權量之起本
自黃鐘而世俗不同每有改易傳稱齊舊四量陳氏
皆加一焉是其不必常依古也近世以來或輕或重
則古時亦當然杜言古者謂此顏高之時爲古耳
皆自古稱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馬焉

直專反組仕居反與一八俱斃婢世反顏高與一人
俱爲子組所擊而仆仆首赴又蒲北反孫炎云前覆

日偃且射子組中頰殪子組死且如字射食亦
下同頰古協反殪於計又死也言顏高雖爲子組所
擊偃仆且射子組中頰而死言其善射也一讀且音

子餘反云偃且一人姓名也檢斃至頰殪正義
世族譜無此人一讀者非也斃至頰殪正義
炎曰前覆日仆吳越春秋解要離謂吳王夫差曰臣
迎風則偃背風則仆然則仆是前覆偃是卻倒此顏

高被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子顏息射人中眉顏
組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也

息魯人退曰我無勇至忌其目也以自衿師退
猛僞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

也。殺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

為殿傳言魯無軍政呼火故反注同。○二月己丑

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翻之黨穀城在河

南縣西單音善儋丁其反翻音篇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

以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音孟。○趙鞅言於晉侯

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

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

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使所吏反獻子私謂

子梁獻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

是以止子子姑使溷溷樂祁子又侯困反子

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

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太行太行晉

東南山大音泰行戶即反一音衡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戶

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

心如晉張本○公侵齊攻廩丘之郭郭郭也力甚

主人焚衝衝戰車作輶云陷陣車也或濡

馬禍以救之馬禍馬衣濡人于反遂毀之毀

郭主人出師奔攻郭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疏

主人出師奔。正義曰賈逵以為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無戰備也。劉炫云杜亦不勝舊今杜必異於賈以為後師奔走往助之者若以賈言魯師奔走則是被敗而還下傳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逐。陽虎為不見冉猛者曰猛在廩丘之人是賈言非也。

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之言若在此必復敗。復。

扶又。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

氣也。言皆客氣非勇。客苦。苦越生子將待事。

而名之。苦越苦夷。占苦戎。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

陽州。欲自比僑如。僑其。夏齊國夏高張伐我。

西鄙。報上二侵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

齊師已去未入竟。竟。音境。春秋諸侯相救皆書於經。

此救亦當書之不書者齊師聞晉來殺已去魯也。晉師未入魯竟不成為救故不書也。公會晉師于瓦瓦。

是衛地公往衛地會。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余趙。

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余。獻子士鞅。

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余大夫執。

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余之尊也。卿不書禮不敵公。

史畧之。即反。行戶。禮卿至畧之。正義曰禮卿執。

則同之。蓋命卿與大夫俱執鴈。今見士鞅執余始知。

執余之尊於是方始尚余。令卿執之。記禮廢之久也。

傳言於是始尚余。必往。不執余矣。但往前所執難。

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鴈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
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案周禮記皆言卿執
羔大夫執鴈並始以爵斷不依命數賈何以討命高下
妄稱禮乎傳言始尚羔者當謂舊賤羔而今尊之耳
若本借孤禮皆執皮帛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尚也
若改借從禮得名為尚則初獻六羽何以不言始尚
六佾也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
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
故傳曰唯卿為大夫當執鴈而執羔借天子之卿也
魯人效之唯卿為大夫當執鴈而執羔借天子之卿也
之臣與諸侯之始尚羔記禮所從案禮傳及記天子
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皆無異文也周禮掌客凡諸侯
卿執羔不執鴈又士相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
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是諸侯之
卿必執羔矣安在於謂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是
則皆明文而用肺腸也天子諸侯之臣所異者士相
見禮云羔鴈皆云飾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
續鄭玄云此為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

子之臣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諸侯之臣則用布不畫
所異唯此而已其執不為與也傳文之乖於禮者爵
是卿也皆當執羔趙鞅荀寅不應執鴈此是當時之
失失於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矣魯人於是始知執羔
為尊或亦效晉唯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即能如
禮諸卿皆執羔也此經言公會晉師不言公會上執
僖二九年傳曰在禮卿不公會侯會伯子男可也
故社云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劉炫云案宣元年
會晉師于棠林伐鄭社云趙盾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畧稱
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畧稱
師乎今知不然者以宣元年諸侯俱在又文連伐鄭
故言師會此則公之獨會晉師又無征伐之事故以
為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劉以此與宣元年並取
於師會以規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 自瓦還就
杜氏非也 ○鄆音專又市轉 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
衛地盟 ○鄆音專又市轉 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

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推辱之涉佗成

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何徒衛人請執牛

耳盟禮尊者泣牛耳王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

自以當泣牛耳故請盟禮至故請正義曰盟

請執牛耳請使晉大夫執牛耳周禮戎右云盟則贊

牛耳鄭玄云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取為之尸盟者

執之襄二十七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牛耳哀十七年傳曰公會

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

李焘曰節行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雅武

伯曰然則彘也節行吳為盟主不知盟禮當今小國

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濮陽宋魯衛三國衛為小

蒙則齊魯三國魯為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尊者

泣之以王次同盟者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為

請晉大夫使執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

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焉於將歆涉

佗按衛侯之手及挽按擠也血至挽按子對反挽

烏喚反濟子計反一音按擠也正義曰說文

子禮反說文云排也排也排擠也排擠也按是推

排之意故為排也昭十三年傳衛侯怒王孫賈趨進

言擠于溝壑謂被推入坑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

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

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

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

夫問故問不入故公以晉詬語之詬耻也呼豆

反語魚 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謂使

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

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

與大夫之子為質質音致 質於晉 注及下同大夫曰苟

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

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

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 說從弟下從者同難乃旦

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也

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

晉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

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

士鞅會成相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相公周卿

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

之監古衛反為 于偽反下同遂侵衛討叛○九月師侵衛晉

故也魯為晉討衛 季子之弟 痛五 故反公

鉏極公彌魯孫相子 疾子 公山不狃 費宰 女九

反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

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

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

寤更季氏代相子。去起呂及更音庚舊古孟反下皆同以叔孫輒

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

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辛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太廟者順祀

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禘大

禘于僖公。正義曰釋例曰大祭于太廟以審定

昭穆謂之禘禘于太廟禮之當也各以其宮時之

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然則禘者

定昭穆之祭也今為順祀而禘于僖公則是并取先

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為周禘禮也

禘當于太廟今就僖廟為禘者順祀之義退傳

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

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

一攻二家圃布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

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

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

壬辰先癸巳一日先癸陽虎前驅林楚御相子虞

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殺越陽虎從弟鉞鉞魯皮反



音名夾古洽反殿丁見反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註咋暫也咋

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難乃旦而先至而先至

正義曰而女也言女先祖以來皆為季氏忠良之臣女今不良女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對曰臣

聞命後後猶晚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

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

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

選國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此以偽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

公期孟氏支子圍魚呂反林楚怒馬及衢而聘

騁馳也領反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李孫既

得入乃閉門射食亦反下同有自門間射陽越

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

也劫音求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

入魯東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

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

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

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

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

喜於召死說本又作稅同他活反得脫徒活反又他活反疏徵召也釋言文陽虎召季孫欲殺之今既得脫魯人

歡喜季孫免於召死之事何暇追我劉炫云陽虎召

孫欲殺之則召季孫為召死季孫得脫必大喜從者

魯人聞我出去喜於召死言人人皆喜於季孫從者

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喜歎聲公斂陽請追

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欲殺相子欲因亂討季

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殺子言辨舍爵

於季氏之廟而出于言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

飲酒示無懼言辨音遍注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不書略家臣音歡鄭駟歎嗣子大叔為政

歎駟乞子子然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歎市專反

經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無傳四年盟臯鼬薨勅疏

四年盟臯鼬正義曰薨以器二十九年即位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以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

得寶王大弓弓王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

以為辱故重而書之問反分扶

六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而葬速獻公正義曰

獻曰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

主以次告晉夷儀乃與衛侯次于五氏次既告則

伐亦應告故杜以為諱伐盟主直以次告知非不告

故耻以伐告唯告次耳劉炫以為不告伐故不書而

規杜氏非也

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

為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成

曾孫向詩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

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

明遂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忿其

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衰七雷反經右師

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

故舍鐘已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

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

不然無疾乃遂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

子之言鄭泗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

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

竹簡故云竹刑○鄧析至竹刑。正義曰昭六年

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若用君命造則是國家法

制鄧析不得獨專其名知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

書之於竹謂之竹刑○鄧析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

之不為作此書也下云棄其刑書則其法不當私

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君子謂然於是不忠苟

之罪駟歎不矜免之耳○加猶益也棄不

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禮大司寇以八辟麗邦法

責其邪惡也○邪似嗟。禮大司寇以八辟麗邦法

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法。知玄云賢謂

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誰而不過○賢

賢能者冷查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或乎是賢○

之人當明其罪狀可赦則赦之今鄧析制刑有益於

國即是有能者役有能之人是不忠之臣君子謂子

然於是有為不忠也明之臣民誠有可以加益於國家

者取其善處棄其邪惡可也雖知其邪當棄而不責

所以勸勉人使○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即風也

學為善能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

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彤徒冬反。執。詩即至所

曰即風靜女之篇也於時衛君易非無德之夫人無德衛人

欲得貞靜之女以配國君易非無德之夫人無德衛人

三章其一章云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其二章云靜

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者筆赤管也必用赤者示其

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執赤管之筆

記如妾善惡形管之法所以規誨人君也靜女三章

之詩雖說美大之事錄靜女云者特為彤管之言可

乃是婦人之大法本錄靜女云者特為彤管之言可

取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其女史所書之事毛傳有其畧也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

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錄竿於詩者取其中心

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

不以一善存身音毛鄘音容

善道也其詩言大夫之好善者乘駟馬建干旄說賢

者諸國事焉云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

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界之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

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界之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

城之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其未句云彼姝者子何以

復何之妹順貌也賢者見其好善美其共順言已

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心故君子引二詩以譏

也子然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

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今也邵注同茇畔末反

詩云至所茇也正義曰詩召南甘棠之篇也蔽芾小

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故

愛其樹彼蔽芾然小者甘棠之樹也勿得剪削之勿

得斫伐之此乃是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

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大叔為

政鄭所以衰弱。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

而祇為名故歸之。音祇書曰器用也。凡獲器用曰

得。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也。得用焉曰

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我獲。本又麟

作麟呂辛反凡獲至曰獲。正義曰器用者謂器

俘芳夫反。物可為人用。凡獲此器用者謂

之為得也。得為者謂將此器用。以得於物焉。謂之為

獲。劉炫以為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為器之物。謂

之為獲。若麟之皮角之屬。以杜解為非。今知不然者

案春秋書獲。唯有囚俘。囚俘不可以為器物。除囚俘

之外。惟有獲麟。麟為靈獸。帝王所重。不可以鳳羽麟

皮以飾器物。則以麟皮亦堪為器。而規杜氏非也。

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以焚萊門。陽關也。

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君

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

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

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

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且乎。奮其詐謀。夫陽虎

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

菑音災
麗音皮

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
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

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焉於

本又作頃音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

約而歸之○缺刻也欲絕追者○缺苦結載葱靈寢

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正義曰說文云輜軒衣車也前

後有蔽賈逵云葱靈衣車也○有葱有靈然則此車

前○後有蔽兩旁開葱可以望葱中豎木謂之靈今

人猶名葱木為靈子其內必有人師故得寢於其中而

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晉適趙氏神

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正義曰言其當

世將有○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為于偽

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室之為

取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尚國○高氏國氏齊

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娶七任反

先登來自門出死於雷下○以入城夷儀人不服故

鬪死於門屋雷下也○雷力○申郭書讓登○登城非

人所樂故讓眾使後而已先登○樂如字○擊彌從之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

下故又請以讓之下入城也。犂力兮反
絕而後

然從與書下遂自下亦讓書而先下書左彌先下

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

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歛印曰曩者之難今又

難焉。斂甲起欲擊猛
。曩乃黨反 嚮難乃旦反 猛笑曰吾從子

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 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

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也。驂七南

靳居觀反木或作如驂之有。如驂之靳
。正義曰

驂行鄭云兩服中央夾轅者然則古人車馬四馬

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膺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

馬之胷胷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

靳杜言靳車中馬也言靳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靳表

中馬詩云騏驎是中驕驪是驂是各服馬為中馬也

晉車千乘在中牟。改夷儀也 今熒陽有中牟縣迴

遠疑非也。乘繩
。今熒至非也
。正義曰此中

即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

侯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

言今熒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晉世分河

南為熒陽郡中牟屬焉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竟所

及故云迴遠疑非也又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

得都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

車在中牟哀五年趙執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胎為中

牟宰與趙獻侯所都中牟或當是一必非河南中牟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

當於河北別有中年但不復知其處耳有臣費者不知其姓或云姓傅作漢書音義云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鄉分晉則為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此不及此也春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楚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瓚言河南中牟非此中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不知其所案據也

將如五氏

註

齊侯在五氏將往取之卜過之龜焦

註

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于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註

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

復

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

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賊

註

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

所

謂

郭書○正義曰杜凡傳言帥賤則云是東郭書劉炫云案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何知帥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為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哲憤而衣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為帥被晉之敗何故君以為功而更受賞乎今知劉難非者以此云克城而驕其帥又賤文既相連止是一事克城謂克夷儀其帥則克城之帥上克城之事郭書先登故知郭書為帥身先士卒也僖二十三年晉侯親自敗狄而卻以將成十六年楚子親戰鄢陵而子反為主今齊侯雖伐夷儀郭書何妨別為元帥戎事上為同服故遂五父得與齊侯易位郭書雖為元帥軍眾之內齊侯容或不辯齊侯賞其先登之功不責其後敗之罪故以為帥謂東郭書劉據此諸事以為更有別帥而規杜非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十五

并

引

至殯有襲與小斂大斂比殯三加衣也無存舊是賤

人蓋初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也下與之犀軒犀

軒是卿車明二與之犀軒與高蓋犀軒卿車直蓋

高蓋謂犀軒至高蓋也。正義曰說文云軒曲旃也

兩意茲乘軒意茲非卿也傳經曹朝乘軒者三百人

詩毛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大夫亦乘軒矣指言

卿車者言以貴者賞之也魚軒以魚皮為飾犀軒當

以犀皮為飾也考工記車人為蓋不言有曲此云直

蓋或時有曲直故云直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蓋高蓋亦謂車蓋也

立。音晚親推之二國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字

推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十五